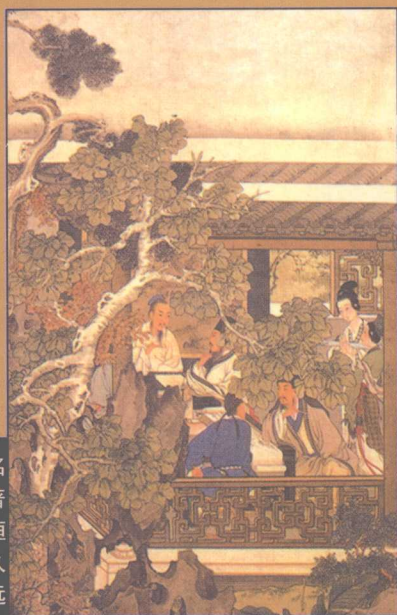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英雄大八义

(上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2辑〕

英雄大八义

(第一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英雄大八义

清·无名氏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英雄大八义/ (清) 无名氏著 .—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03.2
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. 第2辑/陈余齐主编)

ISBN 7-5034-1322-0

I. 英… II. 无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 IV. I242.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6086 号

I242.4/19504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390 字数: 9800 千字

版 次: 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98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工厂负责退换。

目 录

- 第 1 回 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 (1)
- 第 2 回 为请彰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 (19)
- 第 3 回 爬碑献艺巧计盗花 八义成名结仇贼党 (43)
- 第 4 回 揭皇榜云李入府当差 雪私恨金花太岁盗铠 (59)
- 第 5 回 请何玉初会丁云龙 得秘信头探打虎滩 (76)
- 第 6 回 群雄败走独龙口 鲁清设计捉贼人 (98)
- 第 7 回 刘荣请石禄出世 普莲弃山寨远逃 (112)
- 第 8 回 杜林无心逢山寇 豪杰有意赚贼人 (130)
- 第 9 回 转角楼石禄拐马 密松林毒打五龙 (148)
- 第 10 回 中三亩园应誓拿普莲 八贤王贺号石禄得马 ... (164)
- 第 11 回 徐立献宝铠二峰漏网 石禄擒普莲侠客出山 ... (202)
- 第 12 回 丁银凤王家招赘 小毛遂伯侄相逢 (231)
- 第 13 回 巧设计诓哄三寇 三亩园普莲遭擒 (249)
- 第 14 回 护贼铠众英雄入都 献奇能贤王府试艺 (267)
- 第 15 回 姜文龙奉命接姐 何家口恶贼行凶 (287)
- 第 16 回 三手将惊走银花太岁 厉蓝旺结交分水麒麟 ... (306)
- 第 17 回 警淫贼刀削左耳 报私恨计害维环 (324)
- 第 18 回 义仆文魁葬尸报信 凶僧普月探庄杀人 (342)
- 第 19 回 厉蓝兴安排防贼党 石锦龙双鞭战淫徒 (359)
- 第 20 回 白莲花三探电家庄 鞭对剑力擒赛朱平 (377)
- 第 21 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(397)
- 第 22 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(415)

- 第 23 回 扮新妇大闹吕阁寨 躲飞灾合家逃外乡 (434)
- 第 24 回 穿山熊大闹兑城县 莫父子避祸走他乡 (452)
- 第 25 回 石禄误走火龙观 老道火烧穿山熊 (471)
- 第 26 回 刘荣一言指迷途 石禄树林劫裤子 (488)
- 第 27 回 鲁清打店赵家坡 杜林设计盗火弩 (508)
- 第 28 回 混海龙赚死丁春芳 众英雄大破火龙观 (524)
- 第 29 回 群雄打店黄林庄 霍坤访婿立擂台 (543)
- 第 30 回 霍小霞擂台打淫寇 何公子比武巧联姻 (561)
- 第 31 回 鲁清用计诓弓弹 杜林激怒翻江龙 (580)
- 第 32 回 衔素恨傅虎探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(601)
- 第 33 回 穿山熊戏耍张文亮 白胜公巧遇众英雄 (618)
- 第 34 回 毕振远父子同访婿 猛英雄大战未婚妻 (634)
- 第 35 回 石锦龙决斗毕振远 神枪焦解围定良缘 (654)
- 第 36 回 毕振远访婿走四方 二龙口揭榜擒贼寇 (671)
- 第 37 回 粮食市父女卖艺 西头路石禄比武 (690)
- 第 38 回 穿山熊黑店收卜亭 小杜林奉命搜贼寇 (707)
- 第 39 回 夜行鬼戏耍捉刺客 云中燕路遇阴阳鬼 (725)
- 第 40 回 崔成献地图报恩 鲁清察地形派将 (741)
- 第 41 回 小粉团设计采花 霍小霞弹打淫寇 (754)

第 1 回

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

话说炎宋兴，赵匡胤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大宋，是为宋太祖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传至太宗。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，袖内乾坤算得准确，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，若是暴病驾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后来太宗垂问，那时可上哪里去呢？苗军师跪奏：“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。”太宗忙问“何处”？军师说：“就是临安，那里最好。”后来传至神宗、仁宗、哲宗、英宗、道宗、徽宗、钦宗，到了徽、钦二宗，被掠北国，果然迁都临安（今之杭州）。在徽宗时代，朝中有一臣，姓赵名会，官拜左班丞相。此人年迈，辞官不做，告老还家。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，有一弟名叫赵昆赵毓森，官拜八主贤王之职。赵会上殿跪奏：“臣因年迈，无力国事，恳请赦免残躯，回家休养。左丞相之事，拜求八主贤王替代。”当时徽宗允奏，赏食全俸带职还家。那赵会得了旨意，即时谢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细软物件，雇驷驮轿车辆，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。

他们走在中途路上，面前有座大山，正走山下，忽然山上一棒锣声，跑下一支人马来。那群人到了山下，立时将道路给横啦，当时吓得赵会颜色更变。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一山寇，看那贼跳下马来，身高顶丈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精神足满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黑锅底，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，大鼻头，翻鼻孔，火盆口，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四个大虎牙，毗出唇外。连鬓络腮的须子，形似钢针，好似铁线，大耳相衬，长得非常凶恶。头戴青布软巾，青布靠袄，月白布的护领。黄绒缎十

字绊，青布中衣，登山洒鞋筒被袜子，青布裹腿，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。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，到了山下，说声：“孩子们，把马接过去。”他当时跳下马来，一捏嘴唇，哨子一响，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来，高矮胖瘦，老少丑俊不等，各人手拿着各样的军刃，在山口里面，半出半入，止住脚步。就听那黑脸大汉口中说道：“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女眷也要钱；驾登九五从此过，留下人钱放回还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英雄刀下染黄泉。”赵会有一家人名叫赵顺，他上前说道：“山主您有甚么事情，容我报告我们主人知道。金银很多，任您自取，不过家眷一层，是我家主人年迈，并无少妇长女。”那山寇一闻此言，哇呀呀的怪叫，那赵顺连忙来见主人，禀报此事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：无量佛，好一个胆大的强徒，你敢断道劫人，待贫道下去，叫你知晓我的剑法厉害。”那山寇一听此言，知道此人的厉害，说声：咱们走吧，剑客爷来啦。”说完他头一个就跑进了山口，那些个兵丁是滚的滚爬的爬，一齐跑散。原来，此山名叫黑蟒山，山上聚集着许多山贼草寇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大寨主赛太岁马彪，二寨主双刀将马豹，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，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以上，专在各处断道劫人。他们今天下山，巧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。因为赵会在朝为官，吃斋念佛，斋僧布道，广行善事，所生一子赵庭，今日回乡，不想中途路上碰见山贼，得有贵客来救。老家人赵顺上前拜谢救命之恩，并问：“此山何名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黑蟒山，乃是一股背道。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啦，今天是多亏遇见剑客爷，要不然那还了得。”赵顺问道：“不知剑客爷贵姓高名。”老者说：“无名氏”。说完，那位老者走去。他们这才一同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，老夫妻抚养赵庭。

这一年，家中着了一把天火，虽然没伤人口，可是已燃烧了个片瓦无存，只好移居北院。赵会一想，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，

这才令人取过文房四宝，立时写了四个大字：僧道无缘。大门紧闭，在家中隐居。将有半年，一日，忽然门前敲打木鱼，梆梆的山响。老家人赵顺，在门房只当没听见。那赵会在后院一听，就叫过老家人来问道：“赵顺，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吗？”赵顺说奴才不知。赵会说：“那外边有出家人化募，你问一问他识字不识，那墙上没写着吗？叫他上别处去罢。”赵顺闻听连忙答应，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有一个老道，坐在蒲团之上，盘膝打坐，面前放着一个木鱼，到了切近可听不见木鱼的声音。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三绺黑髯胸前飘摆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道袍，上绣八卦肩担日月，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风道骨。赵顺上前说道：“这位道爷，您不认识字吗？”那老道一抬头，口念：无量佛！善哉善哉。说道：“施主，贫道我倒认字。”赵顺说：“您既然认字，您看上边写得明白是僧道无缘，您改门去化。”老道说：“施主您是贵家主人？”赵顺说我不是，我是管家。老道说：“啊，原来您是管家，请您往里回禀，我一不化房屋地产，二不化柴米，三不化砖瓦，四不化木料。”赵顺一听，说：“道爷您全不化，您可化什么呢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就化您后宅的那位公子爷。”老家人一听，忙说：“道爷您快走吧，我家员外斋僧布道，修下一子名唤赵庭。家中千顷就是一棵苗。”道爷说：“您给往里回禀，就说我不带走，我是白天修文，夜间习武，给你们赵氏门中增光耀祖。”赵顺一听，遂说：“道爷您在此少等，待我到里边给回禀一声。”说着转身来到里边，见了赵会说道：“回禀员外爷，门外果然是位道爷，在那里意欲化缘。”这才将道爷所说之言，述说一遍。赵会一闻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知道他是何许人，既然要将文艺传于我儿，长大成人也能光耀门庭。因此他主仆二人计议，就出门去看，果然气度不凡，真有点仙风道骨，忙向里相请。那老道便将木鱼拿起，随员外往里而来。赵会说：“赵顺，你代道爷拿着东西物件。”赵

顺答应，几个人一同到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座。老家人将包袱放在桌子之上，走出去将大门关闭。赵会问道：“道爷，方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，我很喜欢，但不知您怎么个传法，还是将我儿带走，还是住在我们这里传艺呢？”老道说：“在贵府上传艺，可有一节，必须应我三件大事。”赵会说：“道爷，哪三件大事，您可以说一说我听听，”老道说：“头一件是我徒弟，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，不叫你们跟他过话。那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许你们不学。第三件是您找一个厨子，要干净利落，还得知书识字，单在我们一处，不许跟我们过话。我们用甚么，我给他写出单子来，叫您好预备。”赵会说道：“道爷您不用教啦，不用说三年啦，我倒是成。我那拙荆，一天见不着都不行，何况三年哪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，不用您说，金打佛口出，要是我门徒，他自然的就成。那您将公子爷请出，我们一见。”赵会说：“也好。”便叫家人往里去叫公子去。那赵顺来到后宅，正听见屋中赵庭跟他娘赵门杨氏，在屋中说话。赵庭说：“唔呀娘啊，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，一定去到黑蟒山，杀死那些贼人。想当年若不是有位道爷，在山上念了声无量佛，咱们全家，都得死在那里。”赵顺一听说道：“公子爷，外面员外有请，给您请来一位老师。”赵庭道：“好了，但不知是个俗家，还是道家、僧家呢。除去道家我学，别的人我不学，你快给轰了出去。”老家人一听说有门儿，这才说：“公子爷，是一位道爷。”赵庭说：“好。”这才随他来到了外面书房。

家人高打帘栊，赵庭进到书房，正脸一看老道，师徒就有缘。他连忙上前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这厢有礼。”说着，磕完头，直直的跪在那里，老道用目观看，见他身高六尺开外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。黑眼珠黑如棋子，白眼珠白如粉淀，皂白分明。鼻如玉柱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青色文生巾，白玉镶嵌，身穿一件青缎色文氅，内衬青里衣，白袜青鞋。道爷站起来说道：“赵庭。”赵庭说声：“在！师

爷，徒儿在。”连忙站起。老道说：“待我按摸你的四肢，是我的徒弟，我才传授武艺哪，不是我可不传。”赵庭说：“好，请师父你老人家按按看吧。”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，右手一按他脖子，摸了摸他全身，说道：“员外呀，我这个徒弟管保给你增光耀祖，一定成名。赵庭啊，我赐你一号，号叫华阳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得很！”老道说：“赵庭，你必须依我三件事。”赵庭说：“哪三件。”道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。”赵庭说：“成，我答应，只当我爹娘死了。但不知那二件呢？”老道说：“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准你不学。不会我可真打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。可是徒儿我一学会呢，你老人家还打吗？”老道说：“那我就不打了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三件是甚么呢。”老道说：“第三件是白天传文，夜间传武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的师父，您也得给我留出睡觉的工夫啊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才拿过文房四宝，老道上来将要拿笔，赵庭问道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在哪里学艺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就在这西隔壁。”赵庭说：“西边是块空地呀，那里怎么样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您随我来。”当下他们三个人出书房，到了大门以外，往西来到这块空地，遂说道：“员外，您可以命人在此地盖起房来，要盖一所四合房，五间西房，五间东房，五间南房，五间北房。我师徒要是吃甚么，我写在水牌之上，挂在北房廊子上。你要问我甚么，写在水牌上，挂在南房廊子上。我们是以纸笔说话，不过一言，你要跟我说一句话，当时就叫他卷铺盖下工去。”员外说可以。他们说完了话，老道给指示好了，大家二次来到宅中，到了书房落座。

老道将毛笔拿起，在纸上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刀，又买木板四块，四尺宽，一丈二高。东西南北，全是这个样的墙，方砖要三百六十块，大开条二百四十块，铁砂子要三十斤。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，交与了赵会说道：“员外，您想此房必须多少日子交工。”赵会一听，忙问道：“赵庭啊，你能与你娘亲三年不见吗？”

赵庭道：“唔呀，爷呀，那还不容易吗？就当是忘了娘亲了，我跟我师父学会了武艺，可以改换门庭，增光耀祖。”赵庭又说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可是多咱在一处啊，我好学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那么请员外再预备书籍，我过些日子再来。”说完，站起身形，往外走去。赵家父子往外就走，到了大门之外，赵会说：“道爷，您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。”老道说：“是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师父呀，但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就教八个徒弟，你有一个师哥，我还有那六个徒弟。”赵庭说：“但不知我那师兄是谁，他姓甚名谁呀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名宋锦，号叫土公，别号人称抱刀手。为师我到处传艺，是量其材授其用。他住家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。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，住家辽阳州东门外，苗家集的人氏，姓苗名庆字锦华，别号人称草上飞。我与你收下四弟，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，姓白名坤，人送号水上漂。与你收下五弟，住家苏州府南门外，太平得胜桥张家镇，姓张字明，号叫文亮，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。我又与你收下六弟，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，姓陶名金号叫遇春，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。与你收下七弟、八弟，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，阮家寨的人氏，姓阮名通，双字洪芳，别号人称钻天猴，实有飞云纵的工夫，平地能起两丈八尺高；八弟名叫阮麟，号叫弱芳，别号人称入地鼠。我与你教了一个大师兄，因为他不服我的教导，我将他逐出门外。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，别号人称青面兽。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。那李纲临行之时，说：‘师父，我从此飘门在外，到处行侠作义，决不能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。镖不喂毒药，身不带薰香，您以后收多少徒弟，我也不管。可是有错，我可亮刀就杀。’我说：‘杀可是杀，我可要脏。’李纲说‘那是当然。’他由此走的。”左云鹏又说道：“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，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，三不准打把式卖艺，四不准结交莲花党，五不准拨门撬户，守为

师我的规则。若有失，可小心你的大师哥，追取你们残喘。必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，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。”

当下老道把话说完，来到西里间。拿出夜行衣一件，单刀一口，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，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，当面交与赵庭。又说道：“你在外行侠作义，可不准留下名姓。你还有两位师叔，也是两位僧家，远在边北。你大师叔广下惠，人称彻地腾仙。你二师叔上连下锁，别号人称陆地飞仙，是咱们八门头一门的人。”赵华阳在旁是连连的点头。将夜行衣交代齐毕，老道又说：“你要在外行侠作义，要偷那恶人的不义之财，可是事先须要访查明白。准是脏官恶霸，或是那不正之人，那时再夜晚前去，或杀他或偷其银钱，去周济贫苦之人，你在外不准小看人，目空四海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！”左云鹏又说道：“那么你到东院去向你那父母说明，我可要开头授艺啦。”赵庭答应，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。

回到西院，看老道带来了两位文生墨客，一位姓张叫张久锦，一位姓龚叫龚有忠，二位文学很好，为是传给他文学。张、龚二位先生在西房，白天传他文学，夜晚老道传他武学。文学是午后传艺，武学子时以后传艺，赵庭学得很有进步。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，因为赵庭年龄已大，周身筋骨多已长成，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，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，每夜传艺。那东院赵会夫妻，在赵庭头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，看着他是双目落泪。赵庭说：“吾的爹娘可要将心放开了，不要想念于我，展眼数年功夫我便可学成。您可想，那年咱们路过黑蟒山，遇见那些草寇将咱劫住，正在紧急之际，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佛，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，焉有今日。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，他是世外的高人。我要将他放走，将来上哪里去访明师。再者说，孩儿我学得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在朝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时调官兵围山寨剿灭草寇，也可报了此仇，请父母放心吧，儿要告辞

啦。”说完话，他转身而去。老夫妻放声痛哭。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的劝说，他夫妻才止住悲声。那赵庭在西院学艺，逢年按节，老道打发他到东院来看望他父母一次。赵庭到了东院拜见完了，三五句话就转脸而走，茶水不吃，又回到西院学艺。

书要简短，他整整学了三年的艺，功课已满。老道便将张文锦、龚有忠的束修给过。打发二人走后，便命赵庭去到东院，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，请他们看看。赵庭点头答应。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，老家人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公子爷到啦。只见他身高八尺，双肩抱拢，真是扇面的身子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。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青缎色八瓣壮士巾，窄绦条勒帽口，鬓边斜插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红绒球，在那里突突的乱跳。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，蓝缎的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纱包扎腰紧衬利落，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，鱼白的袜子，青布裹腿，透出来精神百倍。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，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胁下配定一口刀，绿鲨鱼皮鞘，真金饰件，真金蛤蟆扣，青铜的吞口，青绸子挽手往下一垂。赵顺说：“公子爷，您这三年学的功夫真好快哪，想必是艺业学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对了，老哥哥呀，我已学好了。”说话之间进了大门。赵顺将大门关好，主仆二人往里来，到了后宅院中。家人喊道：“主母，我家公子爷回来了。”屋里的赵会夫妻一听，喜出望外。杨氏一听心中大喜，连忙叫他进来。主仆来到屋中，赵庭上前与父母叩头行礼。赵会忙问道：“我儿，你与那位道爷，可曾学会了甚么艺业？”赵庭跪在那里说道：“我学会文武艺。”说着便将易经背了几篇，字音不乱。赵会一听心中暗喜，遂又问道：“但不知你的笔法如何？来呀，笔墨纸砚伺候了。”老家人忙将四宝取了过来。华阳提笔在手，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姓。赵会一看，真比自己写得还好啦，足可以在朝为官。喜出望外，连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。令厨房预备案席一桌：

“我要谢那位道长，他替我累尽三毛七孔心。”老家人答应去了。这时赵会便带领赵顺来到西院，亲身来请道长到东院吃酒。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。厨子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赵顺说：“是我家主人来啦，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，要谢候他老人家。”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，连忙到了上房说道：“剑客爷，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，请您到东院去相谢。”左云鹏说：“好，我就去。”说着话来到西房，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，暗暗放在袍袖之中，这才来到大门外。赵会一见，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，传授我儿，替我夫妻管教此子，真令我感激非浅。”左道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事一件，何用老员外客气呢。”赵会道：“仙长爷请您到东院用酒吧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到了东院，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，赵会请道爷上坐。老道说：“还是员外上坐吧。”赵会道：“焉有我上坐之礼，还是请道长，您不用客气，就请上坐吧。”老道谦让再三，这才坐下。赵庭也从后面过来，见了他爹娘跟他师爷。

赵庭说道：“爹爹呀，我在酒席筵前练一练我的武艺，请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赵会说：“好吧，待我看来。”他心中所思，左不是弓刀石之类，遂叫他练上来。赵庭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将窗户支上。”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，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，将刀抽出，把刀鞘放在地上，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，此刀乃百刀之祖。那老员外赵会一看，儿子练得成了刀仙啦，不由暗喜喝彩。少时收了式，赵庭又说道：“老爹爹，我还有一手绝艺，再请老爹爹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说着话他来到屋里，到北里间去换装。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是好，只有一样，他总有点作贼的形样，自己心中不明白。不由得看了看道爷，心中纳闷，放下酒盅，低头不语。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，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，紧衬利落，背后背刀。他临出来之时，一长腰就蹿出来啦。赵会一看就急啦，说道：“我儿，你这艺业，就跟道长所学，你就不

用练了，我心中明白啦。”赵庭看他爹爹面带怒容，遂上前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要生气。”员外赵会问道：“赵庭啊，这全是你师父所传？”赵庭说：“不错，是我师父所传。”赵会说：“好，老道，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来，您是刨我们家里的坟来了。我以为三年功夫，您传他弓刀石。谁知您教他作大案贼。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，全是如此。赵庭啊，你就随着你的师父，你们爷儿俩走吧，不要在家里哪。将来你花惯了，再把我的高尚的家业花净，那你就占山为王啦。将来断道劫人，被官人拿获，用国家王法一审你，你招认了，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。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，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，你去你的吧，休要管我二老了。”赵庭一听，连忙回到屋中，将夜行衣脱下，换了白昼衣服，又来见老员外，说道：“我的爹爹，你不要生气。师父也不要生气。”左云鹏道：“赵庭，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，不准你犯。你若是犯了一样，可小心你的命。”说完，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员外不用害怕耽惊，赵庭若有大凶大险，贫道我自能前来搭救。员外呀，贫道暂且与您告辞。”赵会说：“赵顺，你随我相送道爷。”赵顺答应，主仆往外相送。赵庭说：“师父，可在我家再住些日子。”老道说：“不用啦，我走啦。赵庭啊，你可小心，在外做事，忠奸任你自为，可小心你的项上的人头。”赵庭说：“是，徒儿不敢胡为。”当下三人往外相送，赵庭是恋恋不舍。到了大门之外，道爷伸手拉了赵庭的手，说道：“赵庭啊，你要守住为师之规矩，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回头说：“员外，我徒弟赵庭，他今年二十有一，你看他印堂发亮，能够在外做事，足可以给你门中增光耀祖。”说完又叫道：“赵庭，你看你的大师哥来啦，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。”

赵庭父子往西一看，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，身高七尺开外，青须须的一张脸面，一脸的滋泥，汗道子挺长。细眉毛，圆眼睛，蒜头鼻子，大嘴唇，小元宝耳朵，耳朵梢全干啦，

只是两只眼睛一瞪神光足满。穿的衣服破旧不堪，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，成了莲蓬啦。拖拉着两支破毛窝，手中拿着一根秫秸棍，走道自言自语的。赵庭一听，原来他说的是：我师父说我不成器，将我逐出门外，以后他老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师弟我全不管，可是他要犯了我们爷俩的规矩可不行。那时我把他人头带着去见我师父。说着话从门前走过，往东去了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赵庭，你再往西看，你那师弟来了。”赵庭与他父不由得全都往西一看，回头再看老道，踪影不见，就连那乞丐也无了影儿。

三个人不由大吃一惊。赵庭说：“爹爹呀，你看我的师父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咱们一回头的功夫，我师父与我师哥哥，就都没了影儿啦，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好，你且先进来。”当下他们主仆三个人到里面，赵顺关好了大门。赵会说：“儿呀，你且随我到内宅，见见你的娘亲。”赵庭答应，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。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，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，此话从何提起呢？”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你我命中无儿，不要强求，咱们只有赵庭一人，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头三年来一道人，说是传给我儿的能为艺业。三年已过，我以为他传授了他弓刀石，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，我一看，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，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。你我夫妻下世之后，他花惯啦，将咱家业花净，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，或是断道劫人。那时他为恶满啦，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，你我的死去的鬼魂，也要跟他担了骂名。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，叫他用吧。另外还有弓弦一条，钢刀一口，鸩酒一盅，一齐交给了他吧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急忙跪倒尘埃，口中说道：“我的爹爹，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，所说的武艺尚未施展。您怎么就会知道我竟作坏事呢。为何要赐儿一死？您是所为何故？”赵会说：“赵庭啊，我原想那老道传你正当艺业，将来保护朝纲，谁知那老道竟教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